

英国诗选

莎士比亚至奥顿

附

法国诗十二首

波德莱尔至苏佩维埃尔

卞之琳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英 国 诗 选

卞之琳 译

责任编辑：唐荫荪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

*

198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8·125 印数：1—41,500

统一书号：10109·1528 定价：平装0.97元（精装）1.50元

“诗苑译林”出版前言

翻译介绍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一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它的成就和它所具有的战斗意义，以及它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文学史家已经作出恰当的评价。为了让我国读者欣赏国外诗歌名作，翻译家们进行了辛勤的工作，使这些名作的艺术魅力在我国语言里再现出来，受到了欢迎和重视，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诗的翻译是比较艰苦的。诗是所有文学作品中要求最严格的一种体裁，诗所表现的是人类精微细致的优美感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使这些文化珍宝再现在另一种语言里，绝不是用简单的替换方法可以做到的。我们在短促的、动荡的、战斗的几十年间已经有这么多在广大读者中象传诵本国名篇一样传诵着的世界名诗名译，翻译家们的辛劳是应该受到尊敬和赞扬的。

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一个民族最奋发有为的时期往往对人类文化贡献最多，也最积极地从事文化交流，最善于把自己的文化成果介绍给全世界，同时多方面地努力了解、鉴别和吸收对发展自己民族文化有益的各国文化成果。现代的中国就是这样的。

通过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我们看到，尽管使用的语

言不同，各国优秀诗人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外国诗人广阔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世界，他们绚丽多彩的艺术经验，引起我国诗人的浓厚兴趣；他们在艺术上的勇敢探索，得到了热情的反应。我国诗歌界不断地予以介绍，不少我国现代诗人同时又是优秀的翻译家。

我们编印“诗苑译林”，就是希望以我们微弱的力量，为外国诗歌的翻译介绍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一点工作。“诗苑译林”的内容将是：一、“五四”以来翻译外国诗歌的名作，包括已出版而长期没有再印的，已发表但没有结集出版的专集或选集。二、至今没有译本，或虽有译本但不够完善的各国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三、各国各个时代、各个流派有代表性的著名诗人的选集、合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使读者对“五四”以来我国译诗成果有个较全面的了解，对世界诗歌艺术的发展有个较系统的认识。我们计划使“诗苑译林”逐步地成为一套较完整的世界诗歌文库。

“诗苑译林”的编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首先应该感谢翻译家们对我们的支持、关心和鼓励。特别要感谢湘潭大学彭燕郊教授，他在这套丛书的规划、组稿、审校等工作上，都曾付出过辛勤的劳动。我们愿以热忱、勤奋、审慎的工作，努力使这套丛书的每一本书在质量上都能让读者感到比较满意，我们热烈地期望大家不断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序

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决不是“永久的回复”。现在，承出版社约我出一本译诗集，我首先不由不想到过去的二十春秋以至五十春秋。

五十年前，我初到北平，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后来和另外四系合并成外国语言文学系）读一九二九年度的一年级英诗课；恰好在二十年后我辗转万里，回到北京大学西语系教一九四九和一九五〇年度的二年级英诗课。原先读书的时候，我听课后将所读诗中我所喜欢的十之三、四试译成中文，随译随弃，从未向报刊投稿；后来教书的时候，我上课前把所选诗的十之七、八又试译成中文，积置一边，仅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七年整理出三家若干首（章、节）给《译文》和《诗刊》发表过。这些旧译草稿和发表稿，经过十年浩劫，基本幸存；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〇年，我重新修订和新译了几首现代英、法诗，发表在《世界文学》和《诗刊》上。经出版社督促，又受译诗界一些新成就的鼓舞，我今年一月中旬，放下一切，找出旧译稿，加以删汰、修订，另补新译，突击一个多月，基本完成一本书稿。书名，经过自己踌躇再三后，就大胆叫《英国诗选，莎士比亚至奥顿，附法国诗十二首，波德莱尔至苏佩维埃尔》。

时间总不会白过，带来了衰老，也带来了成长。当年一位美国女老师教我们英诗，是用的现成课本《金库》，从第四卷即浪漫主义复兴时期教到新增诗卷即维多利亚时代，一学年结束，只倒上去教了几首伊丽莎白时代诗。我后来教英诗，是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斯本塞教到十九世纪末尾的霍思曼。当时苏联出版的一本大约也是英诗初步课本，选题起迄，也正是从斯本塞到霍思曼，是我事后见到的，和我在这一点上完全是偶合。我在大学听了一年级英诗课（其实我在高级中学时代就曾试译完柯尔立治的《古舟子咏》），上了一年级第二外国语法文课以后，就已经接触了英国二、三十年代的可称为现代主义诗和法国的象征主义以及后期象征主义诗。可是考虑到当时社会的容许程度和学生的接受能力，我选讲英国诗，到十九世纪末就这样一刀切断了。现在情况又不同了，我选编这本小书，就从莎士比亚时代起（略早的斯本塞和锡德尼我记得各选过一点，可是不见旧译稿，可能当时也没有译，这次懒得补译了），往后延伸到三十年代中后期，而且附上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十来首法国诗，主要应算是象征主义诗。我相信这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进了一步。

现在这个小小的选本里所收的都是历代名家，只是少收了另一些名家。所选诗，大部分任何一个通行选本都有，小部分则是一般选本里都难找到。这可以说是主、客观的平衡吧？

中外诗都自有较广或较久流传的客观标准。主观上，中国自有中国的借鉴需要、欣赏口味，而且这种需要，这种口味，也会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等等。我个人据此编选，

就有这些剔除或暂时少选一些名著的情况：(1) 宗教色彩、宗教含义较深的诗篇（例如米尔顿长诗《失乐园》片断，又如托·斯·艾略特后期诗，特别是炉火纯青的《四部四重奏》）；(2) 内容怪诞的诗篇（例如柯尔立治的“忽必烈汗”和济慈的“无情美女”，我都译过）；(3) 写隐逸生活和大自然风光的诗篇（例如米尔顿早期的名篇《快乐人》和《沉思人》，十八世纪一些诗人和渥兹渥斯的一些作品，我以为在我们熟悉中国传统山水诗的看法显得幼稚）；(4) 十九世纪初期几位浪漫派大家，在中国翻译得很多，影响较深，过去由于翻译失真，也产生了不良影响，现在已出现了较好的专人诗选，不必在这个小小的选本里多收的作品（例如我也有济慈“夜莺曲”的旧译稿，不想整理修改了）；(5) 现代一些在小圈子里风行一时的，打破文法、不加标点、犹如梦呓、实在难于捉摸的“作品”；(5) 我自己译起来怎样也感到不能差强人意的篇什。这最后一条自然纯出于我个人的原因。这样，这本诗选也就加上了我的个人特色。

当然，这本诗选也是检验我自己的译诗主张。四十年代初期，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教文学翻译课，我在班上总是首先，特别就译诗而论，破“信达雅”说、“神似形似”说、“直译意译”说。我完全不记得当时怎样讲了，但是今天想起来，基本精神大约可以概括为三说中只应各保留一个字，即“信”、“似”、“译”。较完美的诗，在文学类型中，特别是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译成外国语，只“信”于一方面，就损失一半，就不真“似”，就不是较完善的翻译。“信”即忠实，忠实又只能相应，外国诗译成汉语，

既要显得是外国诗，又要在中文里产生在外国所有的同样或相似效果，而且在中文里读得上口，叫人听得出来。难，确是难。但是我们叨光祖国语言的富于韧性、灵活性，有时还可以适当求助于不太陌生的文言词汇和句法，也可以自然引进一些不太违反我们语言规律、语言纯洁性的外来词汇和句法（例如倒装句法）。我们译西方诗，要亦步亦趋，但是也可以作一些与原诗同样有规律的相应伸缩。在大多数场合，我们只要多下点苦工，总可以办到。

最难自然是翻译西方格律诗。韵式可以相同或相似，音节只能相应。英语格律诗每行数音步，按轻重音分抑扬格（最常用）、扬抑格、抑抑扬格、扬抑抑格等；法语格律诗每行算音节（相当于中文单字）数，配置行中大顿。我们用语体（现代白话）来翻译他们的格律诗，就不能象文言诗一样，象法文诗一样，讲音节（单字）数；只能象英文诗一样，讲“顿”数或“音组”数（一音节一顿就不便说“音组”了），但是不能象英文诗一样排固定的轻重音位置。这也就是相应。

实际上，有韵（脚韵）英语格律诗，最常用的严格按固定轻重音配置的抑扬格，音节（单音）数也自然各行相等，象法语格律诗一样。另一方面，脚韵需押在重音上，抑抑扬格还可以通行贯彻（只是很少用），扬抑格和扬抑抑格总不能贯彻始终。最常用的抑扬格早容许变通，为了避免单调，也需要变通，正如标准法语格律诗，十二音节的亚力山大体也早在行中大顿，从固定在第四、六音节后，变为位置不太固定一样。这种变通或存心出格的倾向在英、法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越发显著。这样一来，英语格律诗每行以音步为衡量

单位，和我们试用不拘轻重音位置的顿或音组或拍作为每行诗的衡量单位，不仅相应，而且相近了。至于韵式，西方诗花样繁多，比我们原有的复杂，虽然我们也有交韵、抱韵以至阴韵之类。另一方面，现代英语格律诗有一种新趋势，为了避免浮滥，近似韵、假韵等也成为常备的手法。这和我们避免把脚韵行行押在单字（单音节）重音上（不是多音节的重音上）所引起的单调感以及不拘平仄的押韵，也较接近了。

那么，我逢到这种变通の場合，为什么有时在音律、韵式上，比原诗还相应的严格？这种变体诗不是正合我们今日最常见的所谓“半格律体”或“半自由体”诗吗？问题的答案是：实际上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入而出”的过程。西方诗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较有意识的从严格的律体发展出变格的律体以至自由体（当前自由体也不是独霸诗坛，不过与变体格律诗平分秋色，稍占优势，在较广范围内，又倾向于变体格律诗渐占优势），这是“入而出”。中国“五四”以来，由于西方诗的触媒作用，从旧诗（词、曲）发展出新体白话诗，是更大的“入而出”，是革命；但是就引进西式而论，在大多数场合，是未“入”而“出”，这是自由诗和所谓“半格律诗”或“半自由诗”无可讳言的相当普遍的缺陷。所以，我认为现在还首先应主要如实介绍西方诗，特别是从历史上说还是主体的格律诗，保持原来面貌，以供我们根据中国实际的正确借鉴。

这本《英国诗选》，既如上所说，是仅供国内写诗、谈诗者和一般诗读者借鉴，参考，欣赏西方诗的入门读物。但是英国诗从莎士比亚时代起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止，都有一

些各个阶段、各种流派或倾向的代表性作品或一些样品，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性，总还有点系统性，有点自己的见解。至于所附法国诗十二首，一半是三十年代发表而自认差强人意而加以留存，加以修订的，一半是近年来新译的，更象是按个人兴趣、个人能力的随意漫拾，但是也有原则。范围是法国诗史上从现代诗开山宗师波德莱尔也到二十世纪三十年末为止的一段时期；因为是叫“法国诗”，我把比利时梅特灵克的一首法语诗，尽管自己认为译得还可以，断然删去；瓦雷里的《海滨墓园》是世界各大语种都有翻译的，中国过去还没有翻译，不顾有个别地方译出来还有些艰涩费解，捉摸不定，又断然收入。所以，这也并非纯出于个人的偶然因素。

更系统、更全面、富于学术性的译诗选本，还有待于来日，又待于有精力、更胜任的同志。为了争取时间，希读者恕我就此草草收场。入选译诗都按时代编排，入选诗人都是名家，我除了注明生卒年以外，目前顾不来一一介绍，并加社会背景说明。好在主要是为了看诗本身如何，而从中能约略见出不同的流派和倾向以及发展趋势。一小部分曾经发表过的译诗没有来得及找原文细校，新译的也难免有不妥处，尚希读者正谬，以便日后有机会再修订。世界上既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

一鼓作气，编理整本书的工作，到此我感到有点象强弩之末，现在只能写短短的这么几句前言，仅作为小引，也许反倒成了蛇头虎尾。

卞之琳

1982年3月11日

附记：五十年代我几次发表译诗，都附有或长或短的介绍，原想按时代次序，最后写成一本《译诗随记》。这些文字，由于时代限制，当前需要，难免牵强附会，现在虽略加修改，基本上仍保持原貌，以志认识过程。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间我又随译诗写了两篇介绍文，也多少是印象式的，并非定论。虽然零碎，又不全面，这些文字对于这本译诗集的读者大致还有点参考价值，一并编在后边，作为附录。

目 录

第 一 辑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

“如果我活过了心满意足的一生”

(《十四行诗集》第32首) (3)

“既然是铁石、大地、无边的海洋”

(《十四行诗集》第65首) (5)

“你在我身上会看见这种景致”

(《十四行诗集》第73首) (6)

“当初只有我一个人请求你帮助”

(《十四行诗集》第79首) (7)

“我承认你并不跟我的诗神有缘”

(《十四行诗集》第82首) (8)

“我看你永远不会老，美貌不会变”

(《十四行诗集》第104首) (9)

“过往世代的记载里常常见到”

(《十四行诗集》第106首) (10)

“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哈姆雷特独白) (11)

“明朝是伐伦汀节日”(莪菲丽雅疯歌) (13)

- “可是我以为总是丈夫先不好”(爱米丽雅台词)……(15)
- “赤裸裸的可怜虫,不管你们在哪儿”
- (里亚王独白)……(17)
- “来吧,我们进监狱去”(里亚王台词)……(18)
- “明天,又一个明天,又一个明天”
- (麦克白斯台词)……(19)
- “金子?闪亮的黄金!”(泰门独白)……(10)
- “五寻深躺下了你的父亲”(爱里尔挽歌)……(22)
- “热闹场结束了”(普洛斯佩罗台词)……(23)

第 二 辑

约翰·多恩(1572—1631)

- 歌……(27)
- 别离辞:节哀……(29)

本·琼孙(1573—1637)

- 给西丽雅……(32)
- 莎士比亚戏剧集题词……(34)

约翰·威伯斯特(1580—1625)

- “招唤知更雀和鹁鸪一齐来帮一手”
- (考奈丽雅挽歌)……(39)

约翰·米尔顿(1608—1674)

- 为毕亚德蒙特晚近发生大屠杀抒愤……(40)

约翰·萨克令(1609—1642)

- “为什么这样子苍白,憔悴,痴心汉”……(42)

安德鲁·玛弗尔(1621—1678)

给羞怯的情人…………… (44)

花园，内战后作…………… (47)

约翰·德莱顿(1631—1700)

梓姆理…………… (49)

第 三 辑

亚力山大·蒲伯(1688—1744)

海姆普敦官…………… (53)

泰门的庄园…………… (55)

萨缪尔·约翰孙(1709—1784)

势 利…………… (59)

托马斯·格雷(1716—1771)

墓畔哀歌…………… (60)

威廉·布雷克(1757—1827)

欢笑歌…………… (68)

扫烟囱孩子…………… (69)

扫烟囱孩子二…………… (71)

一棵毒树…………… (72)

老 虎…………… (73)

罗伯特·布恩士(1759—1796)

顿肯·格雷…………… (75)

人总是人…………… (78)

第 四 辑

威廉·渥兹渥斯(1770—1850)

我们是七个.....(83)

苏珊的冥想.....(87)

露 西.....(89)

割麦女.....(90)

法国兵和西班牙游击队.....(92)

乔治·戈顿·拜伦(1788—1824)

想当年我们俩分手.....(93)

滑铁卢前夜.....(95)

哀希腊.....(97)

天上的公务.....(103)

佩西·白舍·雪莱(1792—1822)

西风颂.....(106)

英国人民歌.....(111)

给——.....(113)

约翰·济慈(1795—1821)

希腊古瓮曲.....(114)

阿尔弗雷德·覃尼孙(1809—1892)

“高高的庄园里许多鸟”.....(117)

罗伯特·白朗宁(1812—1889)

夜里的相会.....(120)

早上的分别.....	(122)
麦修·阿诺尔德(1822—1888)	
多弗海滨.....	(123)
但特·盖布里哀尔·罗塞提(1828—1882)	
荒 春.....	(126)
克丽思缇娜·罗塞提(1830—1894)	
歌.....	(128)
阿尔及南·查理·斯温本(1837—1909)	
初 步.....	(130)
托麦斯·哈代(1840—1928)	
倦行人.....	(131)
吉拉德·曼雷·霍普金思(1844—1889)	
春与秋.....	(133)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霍思曼(1859—1936)	
“仙子们停止了跳舞了”.....	(135)

第 五 辑

威廉·白特勒·叶芝(1865—1939)	
深 誓.....	(139)
在学童中间.....	(140)
青年女子歌.....	(145)
青年男子歌.....	(146)
长时间沉默以后.....	(148)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1965)

- 海伦姑母.....(149)
南瑟表妹.....(150)
哭泣的姑娘.....(151)
斯威尼在夜莺群里.....(153)

休·麦克迪尔米德(1892—1977)

- 禽兽会.....(156)

维斯坦·休·奥顿(1907—1973)

- 名人志.....(158)
小说家.....(160)
“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161)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163)

第 六 辑

查理·波德莱尔(1821—1867)

- 音 乐.....(167)
喷 泉.....(169)

斯台凡·玛拉美(1842—1898)

- 海 风.....(172)
收旧衣女人.....(174)

保尔·魏尔伦(1844—1896)

- 三年以后.....(175)
感伤的对话.....(177)